

中国新神话

# 河神的誓约

方先义 著



大连出版社  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新神话

---

河神的 誓约

方先义  
著

 大连出版社  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方先义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神的誓约 / 方先义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8.1  
(中国新神话)  
ISBN 978-7-5505-1268-9

I. ①河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5665号

出版人: 刘明辉  
策划编辑: 王德杰  
责任编辑: 王德杰 李玉芝  
封面绘图: 周杨翎令  
封面设计: 刘 星  
插图绘制: 周杨翎令  
责任校对: 金 琦  
责任印制: 徐丽红

---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  
地址: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 
邮编: 116023  
电话: 0411-83627375  
传真: 0411-83610391  
网址: <http://www.dlmpm.com>  
邮箱: [wdj@dlmpm.com](mailto:wdj@dlmpm.com)  
印刷者: 大连金华光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  
印 张: 12  
字 数: 131千字  
出版时间: 2018年1月第1版  
印刷时间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505-1268-9  
定 价: 24.00元

---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# 目录

*Miyuki*

序曲 丹成 / 1

第一章 禁渔 / 6

第二章 失踪 / 14

第三章 驰援 / 25

第四章 剧毒 / 34

第五章 嗔念 / 41

第六章 遇妖 / 50

第七章 情迷 / 58

第八章 留情 / 66

第九章 杀孽 / 73

第十章 密道 / 81

第十一章 大火 / 89





第十二章 往事 / 98

第十三章 黑手 / 106

第十四章 湖神 / 114

第十五章 九老 / 122

第十六章 谋定 / 129

第十七章 会猎 / 137

第十八章 六军 / 146

第十九章 蛇唱 / 155

第二十章 人质 / 164

第二十一章 赌局 / 173

尾声 约定 / 183





## 序曲 丹成

话说华阴县青山村村童葛晓山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化解了大青山一场千年浩劫，因此被山中精怪选为大青山新一任山君。

忽忽二年过去。某个秋夜，葛晓山正与狐仙白公子在新竣工的山神庙议事，突然看见板山崖隐隐有霞光闪烁。俄顷，紫红霞光映透山峦，将四周松林点染得如同深秋枫林，红透半边天。一时间，山中群鸟惊起，飞窜于空谷间，聒噪不已。

“白先生，是山林野火吗？”葛晓山问白公子道。

白公子名叫白一闻，乃大青山祭司。本是山中狐仙，善与山间鸟兽沟通讯息，此刻细听之下，回道：“禀告山君，此非野火，乃异宝出现！”

两人正欲前往查看，只见巡山使幽篁生脚踏布绦（tāo），半空之中倏地降下，见到葛晓山，躬身行礼道：“属下巡山，途经板山崖，发现异状，特报请山君定夺。”



葛晓山道：“前番幸得先生赐药，救得家母性命。先生既是我家恩主，今后无须多礼。你且说来，板山崖霞光突现，究竟发生何事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是那蛇郎君炼得丹成，仙丹之光焰，煞是惊人。”

白公子道：“莫非那千年灵芝已被他炼化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正是。”

白公子忙对葛晓山道：“这千年灵芝因得仙树滋养，才有这造化之功。此刻被外人炼化为丹，只恐生出事端。待属下前去夺来，献与山君修炼元神。”

葛晓山道：“那蛇郎君不是本山妖仙吗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此事说来已近百年，本是大青山的又一机密。昔日，蛇郎君身负重伤遁入大青山，显然是经历过一番恶战。我等以为是妖邪入侵，奉命前往驱逐。蛇郎君百般求告，自言是一方河神，因手下兵变，不敌而逃，沿途神祇虽然同情，却不敢收留，闻大青山之主生性耿直，特来投奔。前任山神有好生之德，权衡良久，终于与他约法三章，留他在板山崖，借灵芝仙力疗伤。”

葛晓山道：“前任山神卸任匆忙，不曾交代这许多，却不知与那蛇郎君有何约定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那一日，山神命我等抹去蛇郎君入山形迹，不使其仇敌知晓。因不在现场，具体内容无从得知。”

白公子道：“当年属下在现场护法，情形略知一二。山神道，只要蛇郎君不下山侵扰青山、桃花二村百姓，羁留板山崖疗

伤，便可收留。这许多年，蛇郎君倒也遵守约定，一直待在板山崖，守着灵芝疗伤。”

葛晓山道：“既为疗伤，想那紫仙魁杏是最好灵药，山神为何不赐药与他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山君有所不知，紫仙魁杏于凡人倒也药效神奇，有起死回生之效。于我等妖仙，却如凡果一般，毫无效用。是以山神不赠，蛇郎君亦不会生出觊觎之心。话虽如此，属下始终不明白，昔日山神为何愿意收留这个煞神？此物留在本山，终究是个祸患。”

葛晓山暗想：“那蛇郎君虽不下山滋事，却借镇守灵芝之名，近百年来，不知吃了多少采药人。”想到此节，心中不由得







生出憎恶。至于山神为何收留这个煞神，而今自己身处山君之位，自然明白。那通往仙树之密道就在板山崖，乃大青山命脉之所在，留得蛇郎君，自然多一道屏障。至于杀孽，多为这外来妖仙造下。虽说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只是这报应自会落在蛇郎君这个沦入魔道的妖仙身上。大青山众仙倒也乐得置身事外。

当初若是换了自己，会不会收留蛇郎君呢？

白公子见葛晓山沉吟良久，仍不做决断，又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这蛇郎君伤势早已痊愈，却不肯离开，原来是为了炼化那株千年灵芝，可谓处心积虑，居心叵测。此刻丹成，只怕他会就此离去，寻当年的对头报仇雪耻。若是赢了，也还罢了；若是对头太强，失手被擒，言说大青山收留之事，其仇家兴兵来犯，我等便是惹祸上身。此刻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夺其仙丹，消解其戾气，或能阻挡兵戎相见。请山君定夺！”

葛晓山道：“仙丹既然被他炼成，也是天意。我等横刀夺爱，终是不妥。待我去劝他一劝。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板山崖霞光蓦地消失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道黑气冲天而起，直向东南角而去，转眼已到数百里外。

白公子顿足道：“晚了，晚了。此物早有防备，招呼都不打一个，就遁走了。如何是好！”

葛晓山道：“可知其仇敌是哪一家？”

幽篁生道：“当年属下奉命抹去其入山形迹之时，也曾派人沿途打探，虽不确定，料其仙乡在荆楚一带。”

葛晓山道：“也罢。劳请白先生前往荆楚一带查勘。若是蛇郎君沦为魔物，祸害百姓，便联合当地神祇，予以镇压；若蛇郎君只与仇敌纠缠，则作壁上观，不得插手其恩怨。”

白公子道：“得令！”

白公子念起口诀，很快将身形化为一道清风，径直奔东南方而去。

葛晓山对幽篁生道：“先生且去调派人手，把守东南山岭入口，若有消息，立刻来报！”

幽篁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幽篁生取下腰带，迎风一晃，化作丈二布绦，跳上布绦，御风而去。

此时，月影西斜。葛晓山俯瞰静夜空山，嗟叹不已。



## 第一章 禁渔

江南的三月，正是一段如歌如酒的岁月。

华容县境内，乌鱼河水萦绕着荆湖村静静地流淌，向南与柳条河一起并肩奔入洪水港，蜿蜒十里后，汇入长江，向东海奔腾而去。

鱼儿成双结对在水中追逐嬉戏，它们没有去东海的打算，只想在这碧绿温暖的河流中生儿育女，在与人类的争斗中活下去。

天色将暮，荆湖村老渔翁陈根宝拎着旧渔网和一个木桶走向乌鱼河。

“舅爷，您老都快六十了，还打鱼啊？早点跟儿子享清福算了。”村口，正在砍荆条的周大力客气地招呼道。

这个周大力，自从有一年酒醉跌入荆棘丛划伤手脸后，就和荆棘结了仇怨，见到疯长的荆条就会忍不住手痒，砍个不休。

“要我不打鱼，除非河神爷收了我的网。”陈根宝咧着豁了门

牙的嘴笑道。他年过六旬，身板依然健朗得像村口那株老槐树。

他提着旧渔网来到乌鱼河边，准备照例捞上一网，然后，做一碗红烧鱼下酒。

他选了一片开阔的水面，理好网线，背对河站稳桩步，猛吸一口气，将身一拧，渔网唰啦啦张成一个浑圆，将一方水面罩住。

宝刀不老啊。陈根宝对于这次撒网形成的阵型很满意。他眯缝着眼，静静地等待网全部沉入水下。

突然，一尾硕大的鲤鱼从网下跃起，将渔网撞出一个大洞，跃出水面足有二尺多高，嘭的一声重又落入河中，溅起大片水花。鱼儿将红尾一扭，得意扬扬地游走了。

是红翅金鳞，稀有的鱼种！

孽障！陈根宝暗骂一声，隐隐觉得有些不妙。此刻落网的鱼只怕正从撞破处脱逃。他急急忙忙收起网绳，渔网带着一团绿藻被拖上水面。果然，里面一片白鳞也不见。

真是孽障！

这条鱼似乎算准了他在这里下网，在水下蓄足了力，因而一撞破网。想到这一节，陈根宝额头沁出了冷汗。

他知道，红翅金鳞非比寻常，是这条河中最古老的鱼种，当地流传着不少鲤鱼成妖的传说，玄而又玄。陈根宝打了一辈子鱼，知道此鱼最为谨慎，善于聆听岸上动静，遇到撒网，或在渔网入水的一瞬间极速出逃，或者立即挖开软软的河泥钻入其中，静伏不动，故而很少被网擒获。像这般大模大样破网出逃的情



景，陈根宝闻所未闻。

“唉，要是一张新网，它就不会轻易逃去了。足有数十斤重呢。”陈根宝不甘心地想。

网破了真麻烦，鱼是最聪明的水族，总会选择在破洞处出逃。陈根宝一连撒了十网，腰酸背痛，总算捞到几条半大的黑壳鲫鱼。煲点汤，凑合一餐吧。

村口，周大力再次看到陈根宝时，发现他竟然明显有些老态。

周大力惊愕地问：“舅爷，怎么了？没打到鱼吗？”过去看桶里时，只有几条小鲫鱼。

陈根宝嗫嚅道：“倒霉，遇到一条妖鱼，把网撞破了。”

周大力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鱼能撞破网？那不是成精了？这可是奇谈啊！”

陈根宝见周大力不信，也懒得解释，生着闷气走了。

遇上那条妖鱼，让打了大半辈子鱼的陈根宝感到耻辱，甚至失去了补网复仇的勇气。他暗自决定，下次儿子再来请他搬过去住，就顺儿子的意算了。

周大力则以为，陈根宝不过是在找借口掩饰。老人家嘛，总是要面子的。年纪一大把了，张不开网也很正常，何必找什么妖鱼破网的借口呢！

第二天，周大力拎着新买的渔网，准备在乌鱼河边试一下手。谁知才下第二网，就被一条鱼撞破渔网逃走。周大力看得分明，是一尾足有数十斤重的红翅金鳞！

周大力大呼晦气，收网看时，网绳居然像切豆腐一样被齐刷刷切断。

一张浸过油的新网被鱼撞破，说出去谁也不会信。

村里的渔网都是麻线纺绳后织成，浸油后每隔几天都要晒一晒，不然容易烂。俗话说“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舅爷陈根宝那张网缝缝补补用了很多年，如果忘了晒，朽坏的可能性很大，遇到大鱼，极可能让它破网而出。可是，自己的是一张新网，前两天才晒过，韧性十足。鱼的力量越大，越容易被网缠住。可如今，竟然破了脸盆大的口子。

周大力分明看到，那鱼入水之时，背鳍闪着光——刀口一样锋利的寒光。

真是一条妖鱼！

接下来的几日，那条妖鱼似乎并未就此歇气，它几乎撞破了荆湖村所有打鱼人的网。

令周大力感到稀奇的是，若为求生，这条鱼大可以在水下隐匿。可此刻，它似乎爱上了冒险，听到撒网之声，就会急急从远处赶来。每撞破一张网，它就像个凯旋的将军，在水面招摇。不待渔人拿起鱼叉，它又迅速潜入水中，踪影不见。

周大力躲在一边看热闹，幸灾乐祸，不承想设置在河中的“迷魂阵”也被那妖鱼彻底破坏。

其他村民只是叹口气，自认晦气。可周大力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他决定花重金订购一张网，网线要有普通网线两倍粗细，专



为擒获这条妖鱼。

说也奇怪，渔网尚未织成，那鱼却突然失去踪迹。



乌鱼河妖鱼出没，毁坏渔网之事，像插了翅膀，一时间，洪山镇一带流言满天飞。

“乌鱼河出妖鱼啦！”

“啊呀，好吓人！”

“听说那鱼怪有手有脚，头上生了八只眼，身躯足有一丈长！”

“何止啊，那鱼怪还能口吐白气，化为飞剑，割渔网如同败絮！”

“听说鱼怪夜间会化为美艳妇人，诱骗村民入水，活活吞食。”

“那夜间出游，岂不危哉？”

“何止啊，白昼也不安全！听说长宁垵五条渔船，大白天的，咚咚几下，全被鱼怪撞破船底，十余村民都被吞食。仅有一人逃得性命，至今仍是疯癫。”

……

不得不说，太平世界，人闲无事，想象力便会作怪。之前民间种种和鱼怪没半个铜钱关系的鬼故事，一时间也贴上了鱼怪的标签，四里八乡乱哄哄传播。

这天黄昏，周大力的娘周陈氏正在灶间烧火，听见屋顶有乌鸦聒噪，出门看时，一群乌鸦偷走了院子里晒的一条青鱼干，正



在屋顶争食。周陈氏气急，挥舞一根柴棒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群偷鱼的贼……”

柴棒扔到屋顶，乌鸦们扑扇着翅膀哗啦一声飞上半空。突然，一只老乌鸦飞到周陈氏上空，尾羽一翘，抛下一团鸟粪，正巧落在周陈氏头顶白发丛中。

周陈氏大怒，顿足喊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你这飞贼！”

那群乌鸦纷纷仿效。一时间，鸟粪雨点般淋下。

周陈氏赶忙逃到屋檐下，见到院子里鸟粪淋漓，污迹斑斑，顿时心头一股无明业火直蹿顶门，焰腾腾的，按捺不住，跌足大骂。一言未了，周陈氏突然觉得头晕目眩，站立不稳，一头栽倒，滚落院中。只见她口眼歪斜，嘴边喷吐白沫，躺在地上抽搐不已。那群乌鸦四散飞去。

周大力恰好此时回家，见母亲倒在院中，大惊失色。他为人至孝，忙将母亲扶到床上，打来一盆热水，擦去其发间污秽，又喊来隔壁阮婆帮忙照顾，自己则飞也似的奔到镇上，去请神医戴楚元诊治。

戴楚元常在周大力处买鱼，两人早已相熟。听闻周母发急病，忙挎着药箱出门。

号脉良久，戴神医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此病甚是古怪……好在并无生命之虞。且观察一阵再说。”而后写下一张安神理气的方子，要周大力去药铺抓药，早晚煎服。

周大力按方抓药，熬成一碗乌黑的汤剂，送服之后，母亲却





不见醒转。

隔壁阮婆素来信阴阳之事，见状对周大力道：“不如备下香烛，去拜拜村里的土地公公。”

周大力寻思，连戴神医也治不了的病，恐怕只能求土地公公了。

村东土地庙，周大力燃起香烛，烧了三百纸钱，跪在门口的旧蒲团上默默求告。

“土地公在上，今有善人周大力，家母染恙，卧床不起，恳请大仙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一阵怪风刮过，屋顶的瓦片瑟瑟作响。紧接着，一张揭帖自头顶飘落。周大力觉得有些古怪，拾起看时，上书寥寥数字。

周大力盯着看了半天，偏又不识字，只得到村西找金三爷帮忙。

金三爷闻听土地庙掉下揭帖，也是悚然一惊，在烛光下看时，揭帖上写着：

三月不渔猎。

金三爷只念了一遍，便已明白。

周大力问道：“不渔猎？什么意思？”

金三爷正色道：“土地公的意思是，三月禁渔禁猎。古话说得好，劝君莫食三月鲫，万千鱼子在腹中。看来土地公和河神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令堂之病，想是与你打破了禁忌有关。”

周大力不甘心地问道：“三月，是说三月这个月，还是说接下来的三个月？”